

凡走過必留下痕跡

文·圖/李蔡彥

大學畢業至今已近四十年，回首這些年來的經歷，許多成長的養分多來自於大學階段的滋養，雖然在當時多半不知道這些學習經驗，一生中何時會用到，或是以何種形式用到，但事實證明，凡走過必留下痕跡，這些經驗對我後來的成長與發展有著十分深遠的影響。

我出生於基隆，幼年遷居台北，高中就讀建國中學，1982年進入母校農業機械工程學系就讀。在那個聯考的時代，是先填志願再考試，所以在選填的時候，很少有人可以明確知道未來會被分發到哪一個系就讀，多是以個人的興趣和「感覺」，以及前一年度的各系最低錄取分數排名來篩選劃卡。考試難免失常，我的數學分數未達高標，直接被許多設有數學高標的理工科學系跳過，就誤打誤撞進入了農機系，也是母系成立的第二屆。

農機系隸屬於農學院，聯考歸在甲組，可說是農學院的機械系，以機械工程為專業，農業為應用領域。以現在跨領域的概念來看，這就是早期跨領域的學系。的確，在農機系的學習歷程中，我們同時需要學習機械工程與農業相關的知識，兩種屬性不同的領域知識一起學習十分有趣。例如，我們要修幾乎所有機械工程的基礎科目（如工廠實習），也要修農業概論與農場實習。記憶中



1982年於普通教室上課

農場實習的課裡，有好幾個實習項目，包含園藝及食品加工。我還記得當時園藝是分組種植菊花，需要經常施肥與澆水，但由於組員間沒有協調好，重複施肥，以致於後來菊花都因營養過剩而死。在食品加工的實習項目上，我們學習如何從原料開始製作牛奶冰棒，那是一次十分難忘的冰棒DIY經驗，過程中助教對我們一直很不放心，動手機會有限，後來才知道是因為這些冰棒最後會被送到小福利社上架販賣，是不能出差錯的，但還是很開心能吃到自己親手做的免費冰棒。

農機系的課程設計，理論與實務並重，包含機械工程必要的基礎理論課程，如工程數學、機構學、靜力學及動力學等外，還有許多實務導向的實習課程，例如機械製圖、



1984拍攝於農機實習課



1984年暑假七美漁服隊全體隊員合

工廠實習、農機實習等。其中，農機實習主要學習如何操作及維修各種常見的農業機械，包含輪子跟人一樣高的曳引機、搬運車或耕耘機等。實習的內容如拆解設備、瞭解結構及原理、保養後還原裝回、並確保設備還是可以運作。有趣的是，經常在千辛萬苦裝回去以後，才發現怎麼還有剩餘的零件，此時就是試驗人心的時候了，是要重新拆解裝回去或是裝作不知道？幾屆以後，老師助教們就不再敢用可以運作的機器讓我們實習了。另一門有趣的課是工廠實習，學習的項目包含木工、鐵工、電工、焊工等等，都是動手做的功課，可以做各式各樣物品，有人

作書架，也有人作匕首。我在畢業當完兵以後，回到系上擔任一年助教，除了管理圖書室，也負責教授工廠實習的木工項目，現在遇到木工師傅，還是會肅然起敬。雖然後來沒有做黑手的工作，但這些經驗不論在當兵期間學習與戰車相處，或是在現今創客年代重新體會創客精神，都給了我自信以及與別人不同的發展基礎。大四那年，在劉昆陽老師的指導下，與同學一起選修農機專題，當時的任務多是協助研究計畫的雜項工作，但有一次與老師及同學們出差到南投水里鄉進行機械採梅的實驗，至今仍令我難忘，因為對於都市長大的我而言，這是第一次到農村偏鄉居住，也是第一次體認到所學對農民的意義。

機械對我而言十分有趣，所以我在準備唸研究所時，剛開始也是以機械工程做為唯一的申請標的，並順利進入到美國史丹福大學機械工程研究所就讀，修習機器人學及自動控制。但是命運弄人，後來轉了一個彎，轉向資訊科學發展。這個彎的因緣說來話長。我從大一開始就有機會修習計算機程式設計課程，但當時還是以卡片打洞的方式輸入程式碼。由於程序太過耗時，常常需要在計中熬夜打卡及等待報表，所以沒有激起我很大的興趣。所幸在大二的時候，個人電腦逐漸普及，我開始有機會透過修習系上方瑋老師的「微電腦處理」課程，學習在個人電腦上設計遊戲類的小程式，並開始對電腦產生興趣，也影響了我在剛畢業的暑假參加電機系所開設的電腦訓練班，學習C語言與

資料庫。所學雖只是皮毛，但引導我進入這個專業，奠定了我後來將程式設計技能應用在許多專業上的基礎，並成為我在美國留學第一年取得第一個研究助理獎學金的關鍵。後來由於在找指導教授上不是很順利，為了就業做準備，申請在資訊科學系（Computer Science）碩士班繼續就讀，才正式踏上了資訊科學的這條路。

大學三門必修課：專業、社團與愛情，似乎未曾改變。在臺大四年，除了學習專業知識，另兩門課我也修足修滿。特別是社團，幾乎佔去了我課堂外的大部分時間。大一時，我參加了三個社團：鱸鱸社、攝影社、吉他社。吉他是我高中就開始培養的興趣，所以大一參加吉他社是很自然的選擇，雖然參加的時間沒有很久，但我常開玩笑對外宣稱我曾與周華健同台演出，原因是我們大一時曾經一起參加吉他社舉辦的民謠吉他比賽，他當時尚未出道，在我前面出場，我一聽之後就開始後悔報名參加，最後還是厚臉皮唱完，也結束了我不切實際的夢想追尋。攝影是我進大學後想培養的另一個興趣，在那個有暗房的時代，能沖洗自己拍攝的黑白照片，真是酷到不行，但口袋也需要有些深度，與現在毫無限制隨手可拍的情境比較，真有天壤之別。這三個社團中，我投入最多時間與心力的是俗稱八魚社的鱸鱸社。這是由一群對魚及水感興趣的學生所組成，透過戶外活動的舉辦接近水，到處釣魚，學習養魚，也玩帆船。我們週間每天中午都會在普十三教室聚會，聊天打屁吃便



魚味十足的魚服隊服



1986年與農機系同學拍攝於畢業典禮



1986年與鱸鱸社員及家人攝於畢業典禮



2015年鱸鱸社老骨頭攝於活動中心鱸鱸池旁

當，吹噓哪次沒釣起來的魚有多大。在鱸鱸社，我有幸結交了許多志同道合的夥伴，一起到溪邊、海邊、池塘邊釣魚。鱸鱸社不是一個大社團，靠著共同的興趣及打屁的功夫，將社員凝聚在一起，幹部中更是人才輩出，有人會鑽木取火、野外求生，也有人會土木工程，一起動手搭建學生活動中心鱸鱸池的濾水工程，令人萬分佩服。另外，很有趣的是在鱸鱸社由於曾經有學長追求學妹不成而將學妹嚇跑，因此我們曾訂過一個社規，不准幹部追求女社員。規定雖是如此，但我發現後來前後屆的社員修成正果結為連理的不下六對，也包含我自己，可見這個

社團聯誼的功能有多強。鱸鱸社的各項活動中，七美漁村服務隊（後來獨立成為一個服務性社團）是我大一開始就參加的活動，大學期間共到過七美三次。這個活動讓我愛上漁村的純樸，有機會學習如何與人合作，認識與幫助不同社會背景的人，但服務過程與其說是服務了民眾或學童，不如說是在被照顧的過程中學習自我成長，而這份偏鄉情誼，我感念至今，也深深影響了我後來參與的偏鄉教育方案。

在給政大新生的歡迎詞裡，我曾提到大學生活像是一個記憶雕刻機，付出越多，刻畫越深，當時的想法就是想起我在臺大四年的學習經驗有感而發。我也期盼所有的臺大學弟妹或政大的同學，能與我一樣幸運，擁有一個豐沃、自由與包容的學習環境，能夠多元探索、盡情體驗，把握在校園裡最精華且純粹的青春時光，經歷一場精采萬分的學習之旅。無論作為學長、師長，我都樂見且會盡力打造這樣的樂土讓教育的良善循環持續下去。



李蔡彥 小檔案

臺灣大學農業機械工程學系畢，後赴美國史丹佛大學攻讀資訊科學系碩士、機械工程學系博士，現任國立政治大學校長。研究專長為機器人學、電腦動畫、人工智慧和互動式敘事等。曾任國立政治大學電子計算機中心主任、資訊科學系主任、教學發展中心主任、主任秘書、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主任以及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司長等職，現兼任中華資訊與科技教育學會榮譽理事長。曾協助教育部推動前瞻基礎建設國中小數位校園計畫、大學程式設計計畫，並主持教育部提升大學通識教育計畫等人才培育計畫。